

馬元臺
急須
今註
素問
靈樞

靈樞經合纂卷之八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而行之于百姓。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鍼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

此承前章論刺陰陽之人。而行鍼之不同也。夫五音之人多陰。左右太少之人多陽。百姓者。天下之大衆。蓋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乎五。而人亦應之。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者。謂形中之血氣。有或

有少也。六者。謂重陽之人。陽中有陰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多陰之人。陰中有陽之人。及粗工之所敗也。○倪仲玉曰。此篇論刺形。故提二形字。末結一形字。

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

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

言語五藏之所發也

此言重陽之人。神氣之易行也。夫五藏內合五行。外合五音。三陰之所主也。心肺居上為陽。肝腎脾居下為陰。陰中之有陽也。重陽之人者。手足左右太少之三陽。及心肺之藏氣有餘者也。熇熇高高。手三陽之在上也。言語善疾。陰中之陽在中也。舉足善高。足三陽之在下也。心藏神。肺主氣。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也。

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若
黃紹熙藏華校正

張心為陽中之太陽肝為陰中之少陽心主喜肝主怒心藏神肝藏魂魂隨神以往來者也神動而氣先行矣上支曰氣先行此則曰神不能先行蓋氣行則神行神行則氣行神氣之相隨也夫行鍼者貴

在得神取氣然而神有易動氣有易往是以數刺而病益甚者反傷其神氣也○仇汝霖曰喜為心志怒為肝志數怒者易解言其人易怒而易解者重陽之人

張此有陰也蓋多陰者多怒此陽中之陰故易怒而易解也

張此承上文而言神動而氣先鍼以行者必其為重陽之人也夫重陽之人神易動而氣易往者何哉

正以陽陽而有上炎之勢高高而無卑屈之心以言語則善急以舉足則其高其心肺在上之藏氣更為有餘而陽氣者衛氣也滑盛而揚故用鍼之際其神易動而氣先鍼而行也然有重陽之人而神

不先行者陽中頗有陰也凡多陽之人必多喜多陰之人必多怒惟此重陽之人而怒亦數有但比重陰之人則易解耳故曰頗有陰也蓋以陽中有陰則陽為陰滯初雖鍼入

而與陽合又因陰滯而復相離其神氣不能易動而先鍼以行也以此

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

張徐振公曰此言陰陽和平之人血氣淖澤滑利故氣出疾而與鍼相逢也倪仲玉曰謂陰陽之氣皆應于鍼

張此承上文而言受鍼之氣有與鍼相逢者以其氣之出速而相逢也正以此人者陰陽各經相為調和而血氣淖澤故耳

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獨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沉者內藏故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

張徐振公曰此言多陰之人鍼已出而陰氣獨行也其陰氣多而陽氣少者陰氣沉而陽氣浮陰陽之相離也故鍼已出則微陽之氣隨鍼外泄陰氣外行于內此陰陽不和不能交相廝守而微陽之易

張此言有鍼已出而氣獨行者正以陰氣多而內藏故鍼雖出而氣乃隨後以獨行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下文同

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

曰多少故不相合

還音旋時
音粹管後
世作脫痺
聖同

張徐振公曰此言陰中有陽之人數刺而始知也陰中有陽者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難于往來故數刺乃知此陰陽厮守于內也二節言多陰少陽之人有陰陽之相離者有相守者陰陽離合之道行鍼者不可不知仇汝霖曰多陰少陽故陰陽不合陰中有陽故陰陽相和蓋陽生于陰也此言人有數刺而始知者以其陰氣多而沉也蓋此上節之沉則又沉之甚矣

黃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張徐振公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神氣之易散也多陰之人氣隨鍼出微陽之易脫也陰陽有離有合氣之有浮有沉粗工不知浮沉離合之道而失之以致數刺而病益甚也夫五音之形陰氣多而陽氣少左右太少之形陽氣多而陰氣少故善用鍼者調其陰陽而使形氣之無過焉仇汝霖曰神氣者五藏之神氣也重陽之人使神氣外弛則愈亡其陰矣多陰少陽之人使陽氣隨鍼而出則愈亡其陽矣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也此言有鍼入而氣逆者乃醫工之失其鍼法也凡鍼入而氣逆與數刺而病益甚非陰陽之氣有浮沉之勢也將以營氣主沉衛氣主浮故刺衛當淺刺營當深今鍼入而氣逆者將以宜淺而反深之宜深而反淺之所以鍼入而氣逆也故凡用鍼者皆當視其形氣而弗使過焉可也

上膈第六十八

馬首句有氣為上膈故名篇

黃帝曰氣為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為下膈下膈者食時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岐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于腸中流于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于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

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膚熱

三

此言汁沫積于腸胃而成癰者內之腸肉前連于胸之鳩尾後連于脊之十一椎旁連于腸上

水穀之海受中焦之氣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若因于喜怒不適食

飲不節寒溫不時病在腸上者食飲入而還出因于腸下者食入時時乃還時時周時也夫胃者水穀

絡從臍府之經陰外出于皮膚如因于外邪以致津沫滲留于腸外不得散則日以成積矣如因于內

傷汁沫留于腸內漸積而成癰此皆因于中上二焦之氣有傷不能宣化輸布故帝曰氣為上癰蟲為

下癰上癰者上焦之氣也下癰者中焦之氣也蓋蟲為陰類遇陽熱則消中焦之氣虛寒則陰類生聚

而上食矣寒汁留于腸中則腸胃充郭而衛氣不能營于外則留積而成癰矣其癰在脘內者即痛而

深其癰在外者則隱見于外而痛浮在癰上之腹皮則熱○徐振公曰此篇亦承前數章而言謂形中

之肌肉血氣藉胃府水穀之所生養若食飲入而還出或暮食朝吐朝食暮吐則形氣消索矣此皆因

于喜怒不節若傷于五藏之形則成五藏之積傷于腸胃則成腸胃之癰本經曰五藏不和則七竅不

通六府不和則留而為癰

三此言腸證有上下之分而尤詳下癰之義也腸者腸膜也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所以遮隔濁氣不

飲周時始復外出但帝明于上癰而昧于下癰但言下癰之始由于喜怒食飲寒熱不能善調以致寒

汁流于腸中則蟲因寒而聚于下脘○臍下二寸為下脘惟其聚于下脘故在上之胃在下之腸皆

已充郭衛氣不得上營邪氣同居于腸胃之中及其人食則蟲上食而下脘始虛隨致邪氣入于下脘

而積聚已留矣由是壅成而下脘約也其壅在下脘之內者即而按之其痛深其壅在下脘之外者即

而按之其痛乃浮壅上之皮亦熱此下癰之病所以食飲時時而還出也按百病病惟腸為難愈後世

之治腸者並不能分上癰下癰有氣與蟲之異乃遵仲景東垣丹谿書以關格為腸證按本經終始經

脈禁服篇明是脈體非格證也豈不誤哉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其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其沉浮以

為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為乃能行氣後

寒汁不得
氣則不能
行散

二內字納
同母無同
伍立同體

以鹹苦化穀為下矣。

張視氣所行者視衛氣之行于手足陽明而取之也。母過三行者先淺刺之。以逐陽邪而來血氣。復深出。故曰母過三行。察其浮沉者。察癰之生于腕內腕外而為淺深之刺也。已刺必變者。溫散其寒。汁沫也。伍以參禁者。參伍而禁忌之以除其內積也。上古天真論曰。恬憺虛無。真氣從之。故宜恬憺無為。不能行氣。鹹苦化穀者。以鹹苦之物。同穀食之。蓋鹹能堅。苦能泄。下穀則養其正氣者也。○徐振公曰。此因喜怒不適。飲食不節。寒溫不時之所致。故曰伍以參禁。謂禁其飲食之所當忌者。恬憺無為。是和其喜怒。適其寒溫矣。倪仲玉曰。當忌者忌。不當忌者不忌。故曰參伍。**馬**此言刺下脫之癰者。必有其法也。輕按其癰。視其氣之所行。先淺刺其癰之旁。稍納其鍼。而益深之。又旋而刺之。至于其三。則不必復刺矣。察其癰之浮者。淺刺之。癰之深者。深刺之。及已刺之後。必以火熨之。使熱入于其中。日使內之必熱。則邪氣漸衰。大癰乃潰。又互參禁守之法。除其入內之事。專一恬澹無為。乃能行氣。然後用苦寒等味。以化其穀。庶食飲從茲下矣。

憂患無言第六十九

馬人有憂與怒。以致無言。蓋有其由。故名篇。

黃帝問于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患。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

馬

音聲者。五音之聲。喉嚨而有高下者也。語言者。分別清濁字面。發言而有語句也。在肺主聲。心主言。肝主語。然由足少陰腎氣之所發。又曰五音者。音主長夏。是音聲之道。本于五藏之氣全備。而後能音聲。響曉語句清明。故善治者。審其有音聲而言語不清者。當責之心。肝能言語。而無音聲者。當責之脾。肺不能言語。而無音聲者。此腎氣之逆也。夫憂則傷肺。肺傷則無聲矣。志怒傷肝。肝傷則語言不清矣。○徐振公曰。土數五。而主宮音。宮乃君主之音。五音之主也。○仇汝霖曰。此篇亦承前數章而言。蓋憂恐忿怒。傷五藏之形。則病五藏而成積。如傷五藏之氣。則無音聲矣。倪仲玉曰。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是困氣而病。五藏之形。或傷五藏之氣。

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唇者。音聲之扇也。舌

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頰頰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頰頰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致其開闔不致故無音。

胃之上脫為咽喉主進水穀在喉嚨之後肺之上管為喉嚨主氣之呼吸出入在咽喉之前會厭者聲之戶謂聲氣之從此而外出也脾開竅于口唇口開闔而後語句清明故為音聲之扇心開竅于舌足少陰之脈上挾舌本舌動而後能發言故為音聲之機懸雍者喉間之上聘有如懸雍之下垂者聲從此而出故為音聲之關肝脈循喉嚨入頰頰頰者膈之上竅口鼻之氣及涕唾從此相通故為分氣之所泄謂氣之從此而分出于口鼻者也橫骨者在舌本內心藏神而開竅于舌骨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故為神氣之所使主發舌者也蓋言橫骨若舌之發機神氣之所使也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因頰頰不開分氣失也蓋以申明頰頰乃膈之上竅口鼻之氣及涕唾之從此而相通者也會厭者為開闔主聲氣之出入是以薄小則發聲疾厚大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重言者口吃而期期也寒氣者足少陰寒水之氣也蓋少陰之脈上繫于舌絡于橫骨終于會厭其正氣上行而後音聲乃發如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謂不能開也發不能下謂不能闔也是以至其開闔不致而無音聲矣

其詳言人之憂志而無言者以寒氣之客于會厭也人有二喉其一曰咽喉乃水穀之道也生于後其管通于六腑其一曰喉嚨氣之所以上下者也生于前其管通于五臟會厭者凡人用飲食必由會厭以掩喉嚨而後飲食可過耳故喉嚨既為氣之上下則會厭為音聲之戶唇為音聲之扇舌為音聲之機猶弩之有機懸雍為音聲之關頰頰為分氣之所泄橫骨為神氣之所使舌之所發故人有鼻洞涕出不收者必其頰頰不開分氣相失從鼻而誤出故耳然人之言語所發實以會厭為主厭小而薄則發氣速以其開闔利而出氣易也若厭大而厚則發氣遲以其開闔難而出氣遲所以言語最重也今人卒然無音者由天寒氣客于會厭則厭不能發縱發亦不能下其開闔頰難所以至于無音也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兩瀉其血脈濁氣乃辟會厭之脈上絡任脈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也

肺 少陰主先天之生氣。留于膈中。上出于肺。以司呼吸。者。後天水穀所生之精氣也。是以呼吸之機矣。

通 精液于廉泉玉英。益足少陰主藏。見天之精氣。而上通于空竅者也。

此 言即人之無音者。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陰腎經所行之脈。上繫于舌。復絡于橫骨。以終于會厭。

此 穴以刺之。其脈乃可發也。天突在頸結喉下四寸。宛宛中。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

寒熱第七十

凡 有瘰癧者。其病必發寒熱。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寒熱瘰癧。在于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于脈而不去者也。

此 承上章之義。而論足少陰之水火。寒熱者。先天水火之氣。水火者。精氣也。以上數章。論後天所

聲 所載之精。上通于任脈。以需空竅。然有正氣。則有邪淫。如寒熱之毒氣。下藏于藏。上通于頸液之間。

留 于脈而不去。則為瘰癧者。此腎藏先天之毒也。天開于子。天一生水。其毒在外。故名曰鼠。夫頸液

之 脈。少陽之脈也。少陽乃初陽之氣。生于先天之水中。少陽與腎藏經氣相通。故本經曰。少陽屬腎。愚

按 本經凡論刺論疾。其中暗合天地陰陽之道。及血氣之生始出入。蓋欲使學者。知邪病之所由生。則

正 氣之所出入。若能觸類旁通。斯得聖人之微義。

此 言鼠瘻之所以發為寒熱者。以其毒氣之留于脈也。瘰癧者。瘡名。一名鼠瘻。瘡生于頸腋兩脈間。

乃 陽明少陽兩經之所屬也。正以鼠瘻有寒熱之毒氣。留于其脈。而不去耳。俗云。鼠用飲食流涎

於 其中。人誤用之。所以毒氣感而生瘰癧。今鼠之頸腋多塊。其狀猶瘰癧。然後世有用貓製藥方者。亦所以勝其毒耳。大義又見後論疾診尺篇。

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瘻之本。皆在於藏。其末上出于頸腋之間。其浮于脈中。而未內着於肌肉。而

外為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本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素問骨空論亦

此言陰藏之毒氣。傳于府陽。而外出于末者。可刺而易已也。夫藏為本。脈為末。其毒在藏而外出于

頸腋之間。其浮于脈中。而外為膿血者。此毒氣出于末而從脈潰。故易已也。末內着于脈內者。未轉

及于陽明也。故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之毒。審按其出之道。路以予毒之。徐往徐來。以引去之。其小如麥者。毒之輕微也。可一刺知三刺而已。此章與素問集註第六十篇之骨空論合參。

其大義。曉然矣。徐振公曰。手厥陰少陽。皆與腎合。陰藏之毒。出于府陽。故為易治。若傳于厥陰之藏。故為不治之死證矣。

此言刺膿血之有法也。氣血之本。皆在五藏。其未上出于頸腋。浮于脈中。內未着于肌膚。外尚未成

膿血者。斯易去也。去之之法。亦惟從其何藏之本。以引其在外之末。可使漸衰而絕其寒熱。審按其

脈道。以取穴。而與之鍼。徐往徐來。以去其病。刺法內

有如小麥粒者。一刺則知其病之將去。三刺則病自已矣。

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

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此節大義。與本經

夫腎藏天一之水。地二之火。此先天始分之兩儀也。少陽厥陰之氣。皆出于腎。厥陰之氣。上舍于心。下之包絡。而為有形之一藏。包絡主脈。而代君行其血。馬少陽之氣。遊行于上。中下出入于肌膚。歸

于中焦之部。署而為有形之一府。與心主包絡之相合也。是厥陰少陽之形。藏在于心中。中焦之部分。而二氣皆本于腎藏之所生。瞳子者。水藏之骨睛也。赤脈從上而下貫瞳子者。水藏之毒氣。上交于包

絡之火藏。火藏之毒氣。復下交于水藏之骨睛。此為陰陽交者。死而不治。蓋毒氣在于陰陽之藏內。往來不能出于末。而從脈潰。故為不治之惡疾也。夫天一地二合而為三。一脈一歲死者。水藏之毒甚也。二脈二歲死者。水藏之毒傳之于火藏也。三脈三歲死者。毒氣分于二藏之間也。蓋毒之專者。重故死也。二脈分者。死之遲也。一脈半者。一二之間也。夫人東先天之水。火而成此形。有威于正氣。必傷于邪淫。是以痘毒發原在腎。先天之火毒也。癰瘻者。先天之水毒也。蓋火有毒而水亦有

救治之法

骨空論有

氣亦有注

天有正

形氣之故

門皆不知

包絡非命

厥後人以

此言決瘰癧之生死有法也。赤脈從上而下貫瞳子中，凡死之遠近，以脈之如線者多少為度。如無赤脈下貫瞳子者，其病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

客者，感也。首節論邪之所感，故名篇末節八虛義同。

黃帝問于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氣使然？

此篇論衛氣行于形身之外內，宗氣行于經脈之外內，行于脈內者，循榮氣而行，行于脈外者，隨衛氣而轉，外內自相逆順而行者也。○徐振公曰：此章假邪客以明衛氣宗氣之行，故篇名邪客而經

文皆論其正氣焉。

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

榮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于悍氣之慄疾

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藏六府

今厥氣客于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于陽，不得入于陰，行于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

入于陰，陰虛故目不瞑。**此節**與本經五味篇論三焦之義相同。

此論宗氣同榮氣行于脈中，以應呼吸，下衛氣行于脈外，晝行于陽，夜行于陰，皮膚經脈之血氣

交相逆順而行也。按五味篇曰：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咽喉，故呼吸則出

吸則入，此宗氣應肺氣行于皮膚，呼吸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閉

此章論宗氣貫心脈而行，呼吸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閉，是宗氣榮氣皆半行

于脈中而半行于脈外者也。衛氣者，慄悍滑疾，獨行于脈外，晝行于陽，夜行于陰，以司晝夜之開闔，行于陽則目張而起行于陰則目瞑而卧，如厥逆之氣客于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于外，行于陽，不得入于陰，故目不瞑，愚按衛氣不得入于陰，則目不瞑之論，多有重見，然各有意存，學者宜體析明白。○徐

衛氣先行于四末者，先行皮膚，先充絡脈，循經而行，以應呼吸，漏下晝行于陽，夜行于陰，者與皮膚之榮氣相將而行于形身之外內，出于喉咽，以貫心脈，者從手太

陰而貫于
脈中與動
輸屬合參
厥陰者藏
府之厥氣

梓音木

陽明主秋
金而居中
土
腎屬癸水

振公曰大惑篇云衛氣不得入于陰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此章陷字疑誤

王此伯高言人之目不瞑者以其陽氣獨行于外而內之陰氣亦虛也夫邪之感于人身令人目不得

氣積于胸中者即上焦也出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總為一息

則脈行六寸凡人一日一夜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脈行八百一十丈其榮氣出中焦之氣降于下

焦而生此陰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為血以榮四支內隨宗氣以行于五臟六腑經脈之中而

百刻之內其脈數與刻數相應也衛氣者由下焦之氣以升于中上二焦而生此陽氣但衛氣慄悍滑

疾不隨宗氣以行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晝行陽經

之時如行足太陽經已畢則必入于足少陰腎經而後又出行于陽經諸陽皆然止以陽迅而陰氣弱故必一入而即出也所謂常從足少陰之分

間行于五藏六府者如此大義見衛氣行篇今邪氣厥逆客于五藏六腑則衛氣獨衛其外不得內

入于陰惟其不得內入于陰則外之陽氣盛而陽蹻之脈不得入于陰致

內之營氣虛而陰蹻之脈不得通于陽陽盛而陰虛此目之所以不瞑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

以通其臥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清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

千里已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為一

梓 梓者之

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為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王此論調足少陰陽明之氣以通衛氣之行于內蓋衛氣之行于陰從手足陽明下行至足而交于足

少陰從足少陰而注于五藏六府故當調此二經之氣焉補不足者補衛氣之不足瀉有餘者瀉厥

氣之有餘調虛實者調外內之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厥逆之邪半夏色白形圓味甘而辛陽明之

品也月令五月半夏生感一陰之氣而生者也胃屬戊土腎藏天癸飲以半夏湯一劑者故一陰之氣

上交于胃戊癸合而化大戊土之氣則外內之陰陽已通其臥立至此所謂決清壅塞經絡大通陰陽

得和者也夫腎為水藏而為生氣之原氣行則水滋胃乃燥熱之府而主中土欲得陰陽以合化而不

欲寒水之上乘。故用流水千里以外者。所謂勞水也。再揚之。萬遍則水性無力。不能助寒水上行矣。八
乃金之成數。五乃土之生數。陽明主秋金。而胃居中土。故用八升五升者。助陽明之胃氣也。葦乃水草。
敗以葦薪者。助水中之生氣也。米乃土穀。而秋成置秫米一升者。助胃氣也。上古以腹中和小便利為
知覆杯。則臥汗出而已者。正氣和而厥氣散。衛氣得從其道而出入矣。徐振公曰。厥陰者。藏府之逆
氣也。氣本于足少陽。腎而生于足陽明。胃故調此二經之氣。而逆氣自解矣。曰陰陽已。
通陰陽和得者。一謂衛氣所行于外內之陰陽。一謂少陰陽明之陰陽。相得而和也。
此言治目不眠而不得臥者。有調其虛實之刺法。飲以湯劑之方法也。陽獨盛於外。則衛氣有餘。
也。不得入于陰。而陰虛營氣不足也。當補其不足而瀉其有餘。蓋不足為虛。有餘為實。所以調其虛
實。以通內外往來之道耳。然又飲以半夏湯一劑。則陰陽已通。其臥立至。其方以流水來自千里外者。
八升。即今之三升餘也。揚之萬遍。濾其清者五升。煮之。即今之二升餘也。飲以葦薪及火沸之時。又置
秫米一升。即今之四合餘也。治半夏五合。即今之二合餘也。徐飲之。令竭之一升。半即今之六合餘
也。去其滓。飲汁一小杯。一日之內服之者。三次。稍有所益。自有所覺。則漸可眠矣。凡病新發者。覆杯則
卧。汗出則已。病久者。飲三次而已耳。

黃帝問于伯高曰。願聞人之股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
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
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
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
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脰。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
有晝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
有聚邑。人有腠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

王此論人之形身四體。藏府陰陽。應天地之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與天地參也。衛氣晝行于陽。夜行
于陰。應天道之遠地一周。一歲而終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隨天道之環轉。風雨雷電。從天氣以

通篇論形
單提衛氣
二字謂衛
氣之出入
于有形也
內叶訥
含音捨
焉音烟

屈伸曲
數上詳

施行山川泉谷上天之無不覆博林木草葉感天氣而生長衛氣日行于陽上至頭目口齒下至足脛
膝關四旁之四肢股節腠肉皮毛夜行于陰內循五藏六府熏于募筋充于胸腹人之身形藏府應六
衛氣之升降五運之出入衛氣之行應天地之鏡地環轉而復通貫于地中故曰地有泉水人有衛氣是
事以時下者滲淫皮毛之血也男子衛任不感宗筋不感則鬚不生是以四時之草不生以應人
之與子仇汝霖曰上古有稊草一莖三十葉如月小則落二十九葉蓋以應女子之月事以時下

此節

此伯高備言人與天地相應也女子不足
二節缺莖垂與二畢也以抱人形故耳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奈何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
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于身者余願盡聞少叙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
入陽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黃帝曰願卒聞之

此節

此問用鍼之理而兼問血氣之行于皮膚經脈之外內有出入至止離別之處焉皮膚者脈外之氣
分也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止謂血氣之行于經脈外內有至止出入之處而內鍼

之理何以為之至止疾徐也六府之輸于身者即手足三陽之本標別離之處者別經脈而出于氣街
之處也夫皮膚流陽經脈為陰離而入陰者脈外之氣血離皮膚而入于經脈也別而入陽者脈內之
氣血別經脈而入于皮膚也此何道從行願盡聞其方伯言帝之所問乃陰陽血氣之流行知血氣之
外內則知所以用鍼矣仇汝霖曰此因鍼道以明血氣之運行出入蓋鍼道與血氣之流行皆合天

地道

此節

此帝備問用鍼之義及經脈出入離合之處也鍼有所持之法所納之理或縱鍼而不必持或捨鍼
而不復用扞人之皮以開其腠理此皆法之所當知也其經脈有屈折出入之處何所至而出鍼何

者有別有離何者離陽而入于陰何者別陰而入于陽此必有脈道以為之行也故備問之
岐伯曰手太陰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澹外屈上于本節之下內屈

與陰諸絡會于魚際數脈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上至于肘內廉入于大筋

之下。內屈。上行。騰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注

此分論脈外之宗氣。循手太陰之經。順行而逆數也。夫宗氣之行于脈外者。從肺氣而出。故其氣滑利。伏行于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外屈上于本節之下。留以澹滲皮膚。手太陰之脈出于大指之下。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大端內屈與諸陰絡會于魚際。數脈并注上至于肘內廉入于大筋之下。內屈上行。騰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太陰之脈從指非而走肺。脈外之宗氣從騰腋以上魚。此順行逆數之屈指也。

注

此伯言手太陰經之脈有曲折出入順逆之數也。手太陰肺經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少商穴內屈之。以循白肉之際。蓋白肉屬陰。經赤肉屬陽。陰陽之經以赤白肉際為界也。至本指節後有太淵穴。大凡脈會大淵。而留止于此。澹滲諸經。從外而曲上于本節之下。又從內而曲與陰經諸絡會于魚際。但數經之脈并注于此。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即掌後高骨也。又外注少曲。出于寸口之大淵穴。而行故曰脈會大淵也。上從經渠列缺乳最又至肘內之俠白穴。入于大筋之上。從內少曲上行。騰之陰廉入腋。下之雲門天府。又內曲而走于肺。此則從外而走內者為逆。若自雲門中府以出少商。則自內而出外者為順。此乃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心主之脈出于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于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中。內絡于心肺。

注

此分論行于脈中之宗氣。從心主之脈。營行于十二經脈之中。以應呼吸漏下。其脈外之宗氣亦隨本經而屈折于皮膚之間。蓋宗氣之出于肺。而行于皮膚者。散于十二經脈之外。各從本經而為逆順之行。故行于心主之脈外者。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肘臂二寸。外屈而澹滲于皮膚。心主之脈出于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外廉。入于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中。內絡于心肺。此亦順行而逆數也。夫脈外之氣血各隨本經以分界。故行于脈中者。隨脈而屈折于脈內。行于脈外者。亦應本經而屈折于脈外也。以上二節論中氣之留于胸中。上出于肺。行于十二經脈之皮膚部。以司呼吸。開闔上貫心脈。營于十二經脈之中。以應呼吸漏下。外內之相應也。

本輪篇曰
心出于中
衝溜于勞
官注于大
陵行于間
使入于曲
澤為合手
少陰也

上節論手
太陰主氣
手心主主
脈此申明
十二經脈
各分皮部
各有氣血
各隨經脈

此伯言心主之脈有曲折出入順逆之數也心主之脈即手厥陰心包絡之脈也手少陰心經本為
文其脈行于中指之端中衝穴從內少曲循中指之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之勞宮穴伏行于兩骨之
間外曲而行出于兩筋之間正骨肉之際大陵穴之所在也其氣滑利上于二寸之內關穴又外屈出
行兩筋之間上至肘之內廉曲澤穴入于小筋之下留于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之天泉
天池而內絡于心肺兩經此乃心主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大義見前本輪篇第三節

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輸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
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絡包絡者心
主之脈也故獨無輸焉

此申明宗氣貫心脈而行呼吸之因蓋血脈者心所主也包絡代行其血氣者君主無為而神明內
藏包絡之相代君行其令也精神內藏其藏堅固故邪弗能傷心傷則死矣少陰心脈也包絡者心
主之脈也獨無輸焉

此承上文而明手少陰心經不必有治病之輸也輸者穴也前本輪篇止言心出于中衝云云而不
包絡代輸其血氣也
言心經者豈心經獨無治病之輸乎非謂心經無輸穴也伯言少陰者心之脈也心為五藏六府之
大主乃所以藏神者故為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而邪弗能容若邪容之則心傷而神去人至於死
矣故凡諸邪之在心者皆不在于心而在于心之包絡此包絡者遂得以同于心主之脈而即以心主
稱之也故治病者亦治心包絡之穴
而已獨不取于心之輸者有以哉

黃帝曰少陰獨無輸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于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脈出入
屈折其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故本輪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瀉
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直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此承上文復申明少陰之無輸者謂精神內藏不為各經轉輸其血氣而少陰之經脈亦從外而循
于內也故外感于邪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神門穴蓋病在外經而藏不病也其餘手足十二經脈之

外內屈折而行故曰其餘脈出入屈折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此句申明前節之義若因于邪止取外經之神門因正氣之或虛其後補寫其胸

出入屈折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蓋言十二經脈相同非少陰之獨無輸也故取少陰之木輸者皆因其正氣之虛實以取之而不因于邪也因心氣之盛而衡者瀉之心氣之衰者補之蓋精神內藏藏真堅固邪在外經而不傷于內故止因正氣之盛虛而補瀉其輸也八正神明論曰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益心為陽中之太陽而上應于日如衰而補之以待日之方中衡而瀉之以待日之將晏

此承上文而明心經之病在外經而不在內臟所以止取神門之穴而餘病則取包絡而已夫諸邪之在心者皆治心之包絡則少陰心經獨不病乎伯言心經之病在于外經凡經脈之行于外者偶病耳其心之內臟則不容病者也故外經有病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端神門穴耳其餘脈之出入曲折所行之徐疾皆于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行也故本經本輸篇謂治手少陰者即治心包絡經皆調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邪氣所衝而瀉之真氣衰而補之如是者則邪去而真固有以循天道四時之序矣

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滑濇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濇者為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其熱已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內之堅脆大小滑濇寒溫燥濕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脈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痺

此論審別病氣在于皮膚經脈之外內有出入盛衰之別也本末者十二經脈之本標血氣之流行出入者也皮膚之寒熱病氣在于皮膚也脈之盛衰滑濇病氣在于經脈也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于經脈之中虛而細者病久持于脈外也夫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為陰脈大以濇者為寒熱痛痺也如左右之陰陽如一者病難治謂皮膚筋骨之淺深皆病也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于血脈之中其熱已衰者其病氣隨經脈之血氣出于氣街而亦去矣邪氣藏府篇曰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故持其尺察其尺膚之堅脆大小滑濇以知皮膚分肉之寒熱燥濕也五藏之血色見于目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蓋病在藏者半死半生也視其血絡察其皮毛以知痛痺之寒熱也皮部論曰凡十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此篇論榮衛宗氣營行出入于經脈之外內故持鍼縱舍亦當察病氣之在于皮膚在于經脈或在內之五藏也

真氣神氣
也神氣出
入于皮膚
絡脈之外
內與傷寒
論合參

黃帝問持鍼縱舍之法。而伯先以視病之法言之也。第四節。帝以持鍼之數。納鍼之法。縱舍之意。問之。而伯尚未言。故此以持鍼縱捨為問。伯言必先明知手足十二經脈之本末。其各經何起何止也。皮膚之寒熱。各經之分肉。孰寒而孰熱也。及人迎氣口之脈。或衰滑濇。其脈之滑而或者。病當日進。服時氣禁服終始等篇。胸腹為本。四支為末。凡本末尚熱者。其病尚在。凡本末之熱已衰者。其病亦去。不惟是也。又必持其尺部以察其肉之堅脆。脈之大小滑濇。體之寒溫燥濕。即本經論疾診尺篇所謂獨調其尺以言其病也。又以脈為五藏六府之精。此語見本經大惑論。視其目之五色以知其五臟而決其死生。又視其血脈之陷下與否。及經脈之五色以知其寒熱痛痺。大義見本經經脈篇。斯可以行持鍼縱舍之法矣。

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指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果。寫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得淫泆。真氣得居。

此論刺血脈而當養其真氣也。真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縱舍者。迎隨也。無與肉果者。刺脈無傷肉也。此伯始以持鍼縱舍之法言之也。凡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病之虛實。以行疾徐之法。始用左指按其病人之骨。右手循穴以施其鍼。方鍼入時。無與肉裏。欲行瀉法。必端以正。欲行補法。必閉其膚。助鍼導氣。斯邪氣可淫泆而散。真氣得在內而居矣。

黃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納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

此論刺皮膚而當養其神氣也。神氣者。兩精相搏之所生。兩精者。天乙之精。後天水穀之精也。此同第四節扞皮開腠理之問。而伯言其有法也。所謂扞皮開腠理者。因其分肉之在何經。而扞分其皮。以開其腠理。而入刺之也。先以左手別其皮膚。然後右手微納其鍼。而徐徐端正其鍼。以入之。斯乃扞皮開腠理之法。其神氣自然不散。而邪氣乃得以去矣。

黃帝問于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藏。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